人间词话

王国维

一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二

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。因大诗人所造之境，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，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

三

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[①]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”[②]有我之境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[③]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”[④]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，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

①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　雨横风狂三月暮，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【四印斋本《阳春集》】

②秦观《踏沙行》：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度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　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。郴江幸自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！”【番禺叶氏宋本两种合印《淮海长短句》】

③陶潜《饮酒诗》第五首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【陶澍集注本《陶靖节集》卷三】

④元好问《颍亭留别》：“故人重分携，临流驻归驾。乾坤展清眺，万景若相借。北风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。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。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怀归人自急，物态本闲暇。壶觞负吟啸，尘土足悲咤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淡如画。”【《四部备要》本《遗山诗集笺注》卷一】

VISIT…

LANZAROTE Caliente.com

四

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。有我之境，于由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，一宏壮也。

五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、限制之处。故虽写实家，亦理想家也。又虽如何虚构之境，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，亦必从自然之法则。故虽理想家，亦写实家也。

六

境非独谓景物也。喜怒哀乐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
七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[①]，著一“闹”字，而境界全出。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[②]，著一“弄”字，而境界全出矣。

八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[③]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[④]。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[⑤]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[⑥]也。

---

①宋祁《玉楼春》（春景）：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扬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　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【赵万里辑本《宋景文公长短句》】

②张先《天仙子》（时为嘉禾小倅，以病眠，不赴府会）：“水调数声持酒听，午醉醒来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？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后期空记省。　沙上并禽池上暝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帘幕密遮灯，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张子野词》卷二】

③杜甫《水槛遣心二首》之一：“去郭轩楹敞，无村眺望赊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。”【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卷十】

④杜甫《后出塞五首》之一：“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。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。悲笳数声动，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，恐是霍嫖姚。”【《杜诗详注》卷四】

⑤秦观《浣溪沙》：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晓阴无赖似穷秋，淡烟流水画屏幽。　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【《淮海长短句》】

⑥秦观《踏沙行》，见三注。

九

严沧浪《诗话》谓：“盛唐诸人，唯在兴趣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彻玲珑，不可凑泊。如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、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余谓：北宋以前之词，亦复如是。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，为探其本也。

十

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[①]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[②]，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[③]，差足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矣。

十一

张皋文谓：“飞卿之词，深美闳约。”[④]余谓：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。刘融齐谓：“飞卿精妙绝人。”[⑤]差近之耳。

十二

“画屏金鹧鸪”[⑥]，飞卿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“弦上黄莺语”[⑦]，端己语也，其词品亦似之。正中词品，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，则“和泪试严妆”[⑧]，殆近之欤？

---

①李白《忆秦娥》：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　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【《四部丛刊》本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一】

②范仲淹《渔家傲》（秋思）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。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　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。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范文正公诗余》】

③夏竦《喜迁莺令》：“霞散绮，月垂钩。帘卷未央楼。夜凉银汉截天流，宫阙锁清秋。瑶台树，金茎露。凤髓香盘烟雾。三千珠翠拥宸游，水殿按凉州。”【《绝妙词选》卷二】

④张惠言《词选序》：“唐之词人，温庭筠最高，其言深美闳约。”

⑤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“温飞卿词精妙绝人，然类不出乎绮怨。”

⑥温庭筠《更漏子》：“柳丝长，春雨细。花外漏声迢递。惊塞雁，起城乌。画屏金鹧鸪。香雾薄，透帘幕。惆怅谢家池阁。红烛背，绣帘垂。梦长君不知。”【观堂自辑本《金荃词》。按：观堂自辑本文字未经校订，不足据，应以《花间集》为据，后同。】

⑦韦庄《菩萨蛮》：“红楼别夜堪惆怅，香灯半卷流苏帐。残月出门时，美人和泪辞。　琵琶金翠羽，弦上黄莺语。劝我早归家，绿窗人似花。”【观堂自辑本《浣花词》】

⑧冯延巳《菩萨蛮》：“娇鬟堆枕钗横凤，溶溶春水杨花梦。红烛泪阑干，翠屏烟浪寒。锦壶催画箭，玉佩天涯远。和泪试严妆，落梅飞晓霜。”【《阳春集》】

十三

南唐中主词："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闲。"[①]大有众芳芜秽，美人迟暮之感。乃古今独赏其"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"。[②]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十四

温飞卿之词，句秀也。韦端己之词，骨秀也。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。

十五

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，感慨遂深，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。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，[③]可为颠倒黑白矣。"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"[④]、"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"[⑤]，《金荃》《浣花》，能有此气象耶？

十六

词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，亦即为词人所长处。

①中主李璟《浣溪沙》："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"【戴景素校注本《李后主词》附录《中主词》】

②马令《南唐书》卷二十一《冯延巳传》："元宗乐府词云：'小楼吹彻玉笙寒。'延巳有'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'之句，皆为警策。元宗尝戏延巳曰：'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？'延巳曰：'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。'元宗悦。"又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九引《雪浪斋日记》："荆公问山谷云：'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？'云：'曾看。'荆公云：'何处最好？'山谷以'一江春水向东流'为对。荆公云：'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'(案：荆公误元宗为后主)"

③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："毛嫱、西施，天下美妇人也。严妆佳，淡妆亦佳，粗服乱头，不掩国色。飞卿，严妆也。端己，淡妆也。后主则粗服乱头矣。"

④后主《乌夜啼》："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！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。　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！"【《李后主词》】

⑤后主《浪淘沙》："帘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。罗衾不耐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　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"【《李后主词》】

十七

客观之诗人，不可不多阅世。阅世愈深，则材料愈丰富，愈变化，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之作者是也。主观之诗人，不必多阅世。阅世愈浅，则性情愈真，李后主是也。

十八

尼采谓：“一切文学，余爱以血书者。”后主之词，真所谓以血书者也。宋道君皇帝《燕山亭》[①]词亦略似之。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，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，其大小固不同矣。

十九

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，而堂庑特大，开北宋一代风气。与中后二主词皆在《花间》范围之外，宜《花间集》中不登其只字也。[②]

二十

正中词除《鹊踏枝》《菩萨蛮》十数阕[③]最暄赫外，如《醉花间》[④]之“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”，余谓韦苏州之“流萤渡高阁”[⑤]、孟襄阳之“疏雨滴梧桐”[⑥]不能过也。

---

①宋徽宗《燕山亭》（北行见杏花）：“裁翦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著燕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。易得凋零，更多少无情风雨。愁苦。闲院落凄凉，几番春暮。 凭寄离恨重重，这双燕何曾，会人言语。天遥地远，万水千山，知他故宫何处？怎不思量？除梦里有时曾去。无据。和梦也、新来不做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宋徽宗词》】

②龙沐勋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：“案《花间集》多西蜀词人，不采二主及正中词，当由道里隔绝，又年岁不相及有以致然。非因流派不同，遂尔遗置也。王说非是。”

③《阳春集》载《鹊踏枝》十四阕、《菩萨蛮》九阕，辞繁不具录。

④冯延巳《醉花间》：“晴雪小园春未到。池边梅自早。高树鹊衔巢，斜月明寒草。 山川风景好。自古金陵道。少年看却老。相逢莫厌醉金杯，别离多，欢会少。”【《阳春集》】

⑤韦应物《寺居独夜寄崔主簿》：“幽人寂无寐，木叶纷纷落。寒雨暗深更，流萤渡高阁。坐使青灯晓，还伤夏衣薄。宁知岁方晏，离居更萧索。”【《四部备要》本《韦苏州集》卷二】

⑥ 《全唐诗》卷六：孟浩然断句，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”唐王士源《孟浩然集》序云：“浩然尝闲游秘省，秋月新霁，诸英华赋诗作会。浩然句云「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。」举座嗟其清绝，咸阁笔不复为继。”

二一

欧九《浣溪沙》词："绿杨楼外出秋千。"[①]晁补之谓：只一"出"字，便后人所不能道。余谓：此本于正中《上行杯》词"柳外秋千出画墙"[②]，但欧语尤工耳。

二二

梅圣俞《苏幕遮》词："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"[③]刘融斋谓：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。[④]余谓：冯正中《玉楼春》词："芳菲次第长相续，自是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促。"[⑤]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。

---

①欧阳修《浣溪沙》："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楼外出秋千。　白发戴花君莫笑，六么催拍盏频传。人生何处似尊前。"(据林大椿校本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三)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六：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云："欧阳永叔《浣溪沙》云：'堤上游人逐画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楼外出秋千。'要皆绝妙。然只一'出'字，自是后人道不到处。"

②冯延巳《上行杯》："落梅著雨消残粉，云重烟轻寒食近。罗幕遮香，柳外秋千出画墙。春山颠倒钗横凤，飞絮入帘春睡重。梦里佳期，只许庭花与月知。"【《阳春集》】

③梅尧臣《苏幕遮》(草)："露堤平，烟墅杳。乱碧萋萋，雨后江天晓。独有庚郎年最少。　地春袍，嫩色宜相照。　接长亭，迷远道。堪怨王孙，不记归期早。落尽梨花春又了。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。"【《四部备要》本《词综》卷四】

④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引此词云："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。"

⑤冯延巳《玉楼春》："雪云乍变春云簇，渐觉年华堪送目。北枝梅蕊犯寒开，南蒲波纹如酒绿。　芳菲次第还相续，不奈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眉黛促。"【 (据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二)按：此词未见《阳春集》。《尊前集》作"冯延巳词，不知何据。《阳春集》既不载，自难徵信，当为欧作无疑。观堂谓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，不知此词原为永叔作也。又所引系据《尊前》，故与《欧集》有异文。(按：宋罗泌校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，只云："此篇《尊前集》作冯延巳，而《阳春集》不载。"宋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卷上引"北枝梅蕊犯寒开"句，作冯延巳词。朱翌、南宋初人，早与罗泌，所言当有据。明董逢元未见《尊前集》，而所辑《唐词纪》以此首为冯词，亦必有据。尚未能断定为"欧作无疑"也。)】

二三

人知和靖《点绛唇》[①]、圣俞《苏幕遮》[②]、永叔《少年游》[③]三阕为咏春草绝调。[④]不知先有正中“细雨湿流光”[⑤]五字，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。

二四

《诗·蒹葭》[⑥]一篇，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[⑦]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，一悲壮耳。

---

①林逋《点绛唇》（草）：“金谷年年，乱生春色谁为主。余花落处，满地和烟雨。　又是离愁，一阕长亭暮。王孙去。萋萋无数，南北东西路。”【《绝妙词选》卷二(按：《苕溪渔隐丛话后集》卷二十一引杨元素《本事曲》中‘愁’作‘歌’，文义较长)】

②梅尧臣《苏幕遮》见二二注。

③欧阳修《少年游》：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　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，更特地忆王孙。”

④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七：“梅圣俞在欧阳公坐，有以林逋草词‘金谷年年，乱生青草(按：《绝妙词选》、《草堂诗余》等书‘青草’均作‘春色’)谁为主’为美者。梅圣俞别为《苏幕遮》一阕，欧公击节赏之。又自为一词云：‘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千里万里，二月三月，行色苦愁人。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，吟魄与离魂。那堪疏雨滴黄昏，更特地忆王孙。’盖《少年游》令也。不惟前二公所不及，虽求诸唐人温李集中，殆与之为一矣。今集不载此一篇，惜哉！”

⑤冯延巳《南乡子》：“细雨湿流光，芳草年年与恨长。烟锁凤楼无限事，茫茫。鸾镜鸳衾两断肠。　魂梦任悠扬，睡起杨花满绣床。薄幸不来门半掩，斜阳。负你残春泪几行。”【《阳春集》】

⑥《诗经•蒹葭》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沚，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”【《四部丛刊》本《毛诗》卷第六】

⑦晏殊《蝶恋花》：“槛菊愁烟兰泣露。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明月不谙别离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　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兼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”【(林大椿校本《珠玉词》)按：晏词调名，原作《鹊踏枝》(据明抄本《珠玉词》)。“无尺素”应作“兼尺素”(据同上)，《张子野词》同，较可据。林大椿校本未善。】

二五

“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①诗人之忧生也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②似之。“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。”③诗人之忧世也。“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”④似之。

二六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⑤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⑥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⑦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，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。

---

① 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第七章：“驾彼四牡，四牡项领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骋。”【《毛诗》卷第十二】

②晏殊《蝶恋花》见二四注。

③陶潜《饮酒》第二十首：“羲农去我久，举世少复真。汲汲鲁中叟，弥缝使其纯。凤鸟虽不至，礼乐暂得新。洙泗绝微响，漂流逮狂秦。诗书复何罪，一朝成灰尘。区区诸老翁，为事诚殷勤。如何绝世下，六籍无一亲？终日驰车走，不见所问津。若复不快饮，空负头上巾。但恨多谬误，君当恕罪人。”【《陶靖节集》卷三】

④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“几日行云何处去，忘却归来，不道春将暮！百草千花寒食路，香车系在谁家树？　泪眼倚楼频独语：双燕来时，陌上相逢否？撩乱春愁如柳絮，悠悠梦里无寻处。”【《阳春集》】

⑤晏殊《蝶恋花》，见二四注。

⑥柳永《凤栖梧》：“伫倚危楼风细细。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。无言谁会凭栏意。　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乐章集》中卷。按：原稿自注：欧阳永叔。观堂先生《静庵文集续编·文学小言》五与此则相同，亦云：欧阳永叔《蝶恋花》。盖据宋本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。】

⑦辛弃疾《青玉案》（元夕）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　蛾儿雪柳黄金缕。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它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【林大椿校本《稼轩长短句》卷七。观堂引此有异文，与其它各本亦均不同，疑误。】

二七

永叔"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"、"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"[①]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，所以尤高。

二八

冯梦华《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》谓："淮海小山，古之伤心人也。其淡语皆有味，浅语皆有致。"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。小山矜贵有余，但方可驾子野方回，未足抗衡淮海也。

二九

少游词境最为凄婉。至"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"[②]则变而凄厉矣。东坡赏其后二语，[③]犹为皮相。

三十

"风雨如晦，鸡犬不已"[④]、"山峻高以蔽日兮，下幽晦以多雨。霰雪纷其无垠兮，云霏霏而承宇"[⑤]、"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"[⑥]、"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"[⑦]气象皆相似。

---

①欧阳修《玉楼春》："尊前拟把归期说，未语春容先惨咽。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。　离歌且莫翻新阕，一曲能教肠寸结。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。"【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二】

②秦观《踏莎行》，见三注。

③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引惠洪《冷斋夜话》："少游到郴州，作长短句。东坡绝爱其尾两句，自书于扇曰：'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。'"

④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："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。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。"【《毛诗》卷第四】

⑤《楚辞·九章·涉江》(辞长不录)。

⑥王绩《野望》："东皋薄暮望，徒倚欲何依。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牧人驱犊返，猎马带禽归。相顾无相识，长歌怀采薇。"【《岱南阁丛书》本《王无功集》卷中】
⑦秦观《踏莎行》，见三注。

三一

昭明太子称：陶渊明诗“跌宕昭彰，独超众类。抑扬爽朗，莫之兴京”[①]。王无功称：薛收赋“韵趣高奇，词义晦远。嵯峨萧瑟，真不可言”[②]。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，前者唯东坡，后者唯白石，略得一二耳。

三二

词之雅郑，在神不在貌。永叔少游虽作艳语，终有品格。方之美成，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。

三三

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。唯言情体物，穷极工巧，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。但恨创调之才多，创意之才少耳。

三四

词忌用替代字。美成《解语花》[③]之“桂华流瓦”，境界极妙。惜以“桂华”二字代“月”耳。梦窗以下，则用代字更多。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则语不妙也。盖意足则不暇代，语妙则不必代。此少游之“小楼连苑”、“绣毂雕鞍”[④]，所以为东坡所讥也[⑤]。

①见萧统《陶渊明集》序。

②见《王无功集》卷下《答冯子华处士书》。所称薛收赋，谓系《白牛溪赋》。

③周邦彦《解语花》（元宵）：“风销焰蜡，露浥烘炉，花市光相射。桂华流瓦。纤云散，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。看楚女、纤腰一把。箫鼓喧、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　因念都城放夜。望千门如昼，嬉笑游冶。钿车罗帕。相逢处、自有暗尘随马。年光是也。唯只见、旧情衰谢。清漏移、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”【林大椿校本《清真集》卷下】

④秦观《水龙吟》：“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。朱帘半卷，单衣初试，清明时候。破暖轻风，弄晴微雨，欲无还有。卖花声过尽，斜阳院落，红成阵、飞鸳甃。　玉佩丁东别后。怅佳期、参差难又。名缰利锁，天还知道，和天也瘦。花下重门，柳边深巷，不堪回首。念多情，但有当时皓月，向人依旧。”【《淮海长短句》卷上。按：《花庵唐宋词选》“远”亦作“苑”。】

⑤《历代诗余》卷五引曾慥《高齐词话》：“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。东坡问作何词，少游举「小楼连苑横空，下窥绣毂雕鞍骤。」东坡曰：‘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。’”【按：此出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二，文字稍异。宋曾慥有《高斋诗话》，无《高齐词话》。《历代诗余》所引殊不足据。】

三五

沈伯时《乐府指迷》云："说桃不可直说破桃，须用'红雨''刘郎'等字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，须用'章台'、'灞岸'等字。"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。果以是为工，则古今类书具在，又安用词为耶？宜其为《提要》所讥也①。

三六

美成《苏幕遮》词："叶上初阳干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"②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。觉白石《念奴娇》《惜红衣》③二词，犹有隔雾看花之恨。

---

① 《四库提要》集部词曲类二沈氏《乐府指迷》条："又谓说桃须用'红雨'、'刘郎'等字，说柳须用'章台'、'灞岸'等字，说书须用'银钩'等字，说泪须用'玉箸'等字，说发须用'绛云'等字，说簟须用'湘竹'等字，不可直说破。其意欲避鄙俗，而不知转成涂饰，亦非确论。"

②周邦彦《苏幕遮》："燎沈香，消溽暑，鸟雀呼晴，侵晓窥檐语。叶上初阳干宿雨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　故乡遥，何日去？家住吴门，久作长安。五月渔郎相忆否？小楫轻舟，梦入芙蓉浦。"【《清真集》卷上】

③姜夔《念奴娇》(予客武陵，湖北宪治在焉。古城野水，乔木参天。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，薄荷花而饮。意象幽闲，不类人境。秋水且涸，荷叶出地寻丈，因列坐其下，上不见日。清风徐来，绿云自动，间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，亦一乐也。朅来吴兴，数得相羊荷花中。又夜泛西湖，光景奇绝。故以此句写之)："闹红一舸，记来时，尝与鸳鸯为侣。三十六陂人未到，水佩风裳无数。翠叶吹凉，玉容销酒，更洒菰蒲雨。嫣然摇动，冷香飞上诗句。日暮。　青盖亭亭，情人不见，争忍凌波去。只恐舞衣寒易落，愁入西风南浦。高柳垂阴，老鱼吹浪，留我花间住。田田多少？几回沙际归路。"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四】

姜夔《惜红衣》(吴兴号水晶宫，荷花盛丽。陈简斋云："今年何以氢君恩？一路荷花，相送到青墩。"亦可见矣。丁未之夏，予游千岩，数往来红香中，自度此曲，以无射宫歌之。)："簟枕邀凉，琴书换日，睡余无力。细洒冰泉，并刀破甘碧。墙头唤酒，谁问讯城南诗客？岑寂。高柳晚蝉，说西风消息。　虹梁水陌，鱼浪吹香，红衣半狼籍。维舟试望故国。眇天北。可惜渚边沙外，不共美人游历。问甚时同赋，三十六陂秋色？"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五】

三七

东坡《水龙吟》[①]咏杨花，和均而似元唱。章质夫词[②]，原唱而似和均。才之不可强也如是！

三八

咏物之词，自以东坡《水龙吟》最工，邦卿《双双燕》[③]次之。白石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[④]，格调虽高，然无一语道著，视古人“江边一树垂垂发”[⑤]等句何如耶？

①苏轼《水龙吟》（次韵章质夫杨花词）：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、莺呼起。　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，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【龙沐勋《东坡乐府笺》卷二】

②章质夫《水龙吟》（杨花）：“燕忙莺懒芳残，正堤上、杨花飘坠。轻飞乱舞，点画青林，全无才思。闲趁游丝，静临深院，日长门闭。傍珠帘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、风扶起。　兰帐玉人睡觉，怪春衣、雪沾琼缀。绣床渐满，香球无数，才圆欲碎。时见蜂儿，仰粘轻粉，鱼吞池水。望章台路杳，金鞍游荡，有盈盈泪。”【四印斋本《草堂诗余》卷下】

③史达祖《双双燕》（咏燕）：“过春社了，度帘幕中间，去年尘冷。差池欲往，试入旧巢相并。还相雕梁藻井，又软语商量不定。飘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开红影。　芳径，芹泥雨润。爱贴地争飞，竞夸轻俊。红楼归晚，看足柳暗花暝。应自栖香正稳，便忘了、天涯芳信。愁损翠黛双娥，日日画栏独凭。”【四印斋本《梅溪词》】

④姜夔《暗香》：（辛亥之冬，予载雪诣石湖。止既月，授简索句，且征新声，作此两曲。石湖把玩不已，使工妓肄习之，音节谐婉，乃名之曰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。）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，梅边吹笛？唤起玉人，不管清寒与攀摘。何逊而今渐老，都忘却春风词笔。但怪得竹外疏花，香冷入瑶席。　江国，正寂寂，叹寄与路遥，夜雪初积。翠尊易泣，红萼无言耿相忆。长记曾携手处，千树压西湖寒碧。又片片吹尽也，几时见得？”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五】

姜夔《疏影》：“苔枝缀玉，有翠禽小小，枝上同宿。客里相逢，篱角黄昏，无言自倚修竹。昭君不惯胡沙远，但暗忆江南江北。想佩环月夜归来，化作此花幽独。　犹记深宫旧事，那人正睡里，飞近蛾绿。莫似春风，不管盈盈，早与安排金屋。还教一片随波去，又却怨玉龙哀曲。等恁时、重觅幽香，已入小窗横幅。”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五】

⑤杜甫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：“东阁官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杨州。此时对雪遥相忆，送客逢春可自由。幸不折来伤春暮，若为看去乱乡愁。江边一树垂垂发，朝夕催人自白头。”【《杜诗详注》卷九】

三九

白石写景之作，如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”[①]、“数峰清苦，商略黄昏雨”[②]、“高树晚蝉，说西风消息”[③]虽格韵高绝，然如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梅溪、梦窗诸家写景之病，皆在一“隔”字。北宋风流，渡江遂绝。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？

四十

问“隔”与“不隔”之别，曰：陶谢之诗不隔，延年则稍隔已。东坡之诗不隔，山谷则稍隔矣。“池塘生春草”[④]、“空梁落燕泥”[⑤]等二句，妙处唯在不隔，词亦如是。即以一人一词论，如欧阳公《少年游》[⑥]咏春草上半阕云：“阑干十二独凭春，晴碧远连云。二月三月，千里万里，行色苦愁人。”语语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至云：“谢家池上，江淹浦畔”则隔矣。白石《翠楼吟》[⑦]:

①姜夔《杨州慢》(淳熙丙申至日，予过维扬。夜雪初霁，荠麦弥望。入其城，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碧。暮色渐起，戍角悲吟。予怀怆然，感慨今昔，因自度此曲。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。)：“淮左名都，竹西佳处，解鞍少驻初程。过春风十里，尽荠麦青青。自胡马、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。　渐黄昏清角，吹寒都在空城。杜郎俊赏，算而今、重到须惊。纵豆蔻词工，青楼梦好，难赋深情。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。念桥边红药，年年知为谁生？”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五】

②姜夔《点绛唇》(相未冬过吴松作)：“燕雁无心，太湖西畔随云去。数峰清苦。商略黄昏雨。　第四桥边，拟共天随往。今何许？凭栏怀古，残柳参差舞。”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三】

③姜夔《惜红衣》，见三六注。“高柳”，汲古阁本、四印斋本、榆园本均作“高树”。观堂所引本此。(按：《花庵词选》亦作“高树”》)

④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：“潜虬媚幽姿，飞鸿响远音。薄霄愧云浮，栖川怍渊沈。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。徇禄反穷海，卧　对空林。衾枕昧节候，褰开暂窥临。倾耳聆波澜，举目眺岖嵚。初景革绪风，新阳改故阴。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。祁祁伤豳歌，萋萋感楚吟。索居易永久，离群难处心，持操岂独古，无闷征在今。”【胡刻《文选》卷二十二】

⑤薛道衡《昔昔盐》：“垂柳覆金堤，蘼芜叶复齐。水溢芙蓉沼，花飞桃李蹊。采桑秦氏女，织锦窦家妻。关山别荡子，风月守空闺。恒敛千金笑，长垂双玉啼。盘龙随镜隐，彩凤逐帷低。飞魂同夜鹊，倦寝忆晨鸡。暗牖悬蛛网，空梁落燕泥。前年过代北，今岁往辽西。一去无消息，那能惜马蹄。”【《四部丛刊》本《乐府诗集》第七十九卷】

⑥欧阳修《少年游》，见二三注。

⑦姜夔《翠楼吟》(淳熙丙午冬，武昌安远楼成，与刘去非诸友落之，度曲见志。予去武昌十年，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，闻小姬歌此词。问之，颇能道其事。还吴，为予言之。兴怀昔游，且伤今之离索也。)：“月冷龙沙，尘清虎落，今年汉酺初赐。新翻胡部曲，

“此地。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、萋萋千里。”便是不隔。至“酒祓清愁，花消英气”则隔矣。然南宋词虽不隔处，比之前人，自有浅深厚薄之别。

四一

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”[①]“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。”[②]写情如此，方为不隔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”[③]“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[④]写景如此，方为不隔。

四二

古今词人格调之高，无如白石。惜不于意境上用力，故觉无言外之味，弦外之响。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。

四三

南宋词人，白石有格而无情，剑南有气而乏韵。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，唯一幼安耳。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，以南宋之词可学，北宋不可学也。学南宋者，不祖白石，则祖梦窗，以白石、梦窗可学，幼安不可学也。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、滑稽，以其粗犷、

听毡幕、元戎歌吹。层楼高峙。看槛曲萦红，檐牙飞翠。人姝丽。粉香吹下，夜寒风细。此地。宜有词仙，拥素云黄鹤，与君游戏。玉梯凝望久，叹芳草、萋萋千里。天涯情味。仗酒祓清愁，花销英气。西山外。晚来还卷，一帘秋霁。”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六】

① 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十五：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，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。愚者爱惜费，但为后世嗤。仙人王子乔，难可与等期。”【《文选》卷二十九】

② 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十三：“驱车上东门，遥望郭北墓。白杨何萧萧，松柏夹广路。下有陈死人，杳杳即长暮。潜寐黄泉下，千载永不寤。浩浩阴阳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。万岁更相送，圣贤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为药所误。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。”【《文选》卷二十九】

③陶潜《饮酒诗》，见三注。

④斛律金《敕勒歌》：“敕勒川，阴川下。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【《乐府诗集》第八十六】

滑稽处可学，佳处不可学也。幼安之佳处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。即以气象论，亦有“横素波、干青云”[①]之概，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？

四四

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。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，犹东施之效捧心也。

四五

读东坡、稼轩词，须观其雅量高致，有伯夷、柳下惠之风。白石虽似蝉脱尘埃，然终不免局促辕下。

四六

苏辛，词中之狂。白石犹不失为狷。若梦窗、梅溪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辈，面目不同，同归于乡愿而已。

四七

稼轩“中秋饮酒达旦，用《天问》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”[②]，曰：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景东头。”词人想象，直悟月轮绕地之理，与科学家密合，可谓神悟。

①萧统《陶渊明集》序：其文章“横素波而傍流，干青云而直上。”

②辛弃疾《木兰花慢》（中秋饮酒将旦，客谓：前人诗词，有赋待月，无送月者。因用《天问》体赋。）：“可怜今夕月，向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景东头。是天外空汗漫，但长风、浩浩送中秋。飞镜无根谁系？姮娥不嫁谁留？　谓经海底问无由。恍惚使人愁。怕万里长鲸，纵横触破，玉殿琼楼。虾蟆故堪浴水，问云何、玉兔解沈浮？若道都齐无恙，云何渐渐如钩？”【《稼轩长短句》卷四】

四八

周介存谓：“梅溪词中，喜用‘偷’字，足以定出其品格。”[①]刘融斋谓：“周旨荡而史意贪”[②]此二语令人解颐。

四九

介存谓：梦窗词之佳者，如“水光云影，摇荡绿波，抚玩无极，追寻已远。”余览《梦窗甲乙丙丁稿》中，实无足当此者。有之，其“隔江人在雨声中，晚风菰叶生愁怨”[③]二语乎？

五十

梦窗之词，吾得取其词中一语以评之，曰：“映梦窗零乱碧。”[④]玉田之词，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，曰：“玉老田荒。”[⑤]

五一

“明月照积雪”[⑥]、“大江流日夜”[⑦]、“中天悬明月”[⑧]、“长

---

①见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。

②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：“周美成律最精审。史邦卿句最警炼。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，周旨荡而史意贪也。”

③吴文英《踏莎行》：“润玉笼绡，檀樱倚扇。绣圈犹带脂香浅。榴心空垒舞裙红，艾枝应压愁鬟乱。　午梦千山，窗阴一箭。香瘢新褪红丝腕。隔江人在雨声中，晚风菰叶生愁怨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梦窗词集补》】

④吴文英《秋思》（荷塘为括苍名姝求赋其听雨小阁。）：“堆枕香鬟侧。骤夜声，偏称画屏秋色。风碎串珠，润侵歌板，愁压眉窄。动罗箑清商，寸心低诉叙怨抑。映梦窗零乱碧。待涨绿春深，落花香泛，料有断红流处，暗题相忆。　欢酌。檐花细滴。送故人，粉黛重饰。漏侵琼瑟，丁东敲断，弄晴月白。怕一曲《霓裳》未终，催去骖凤翼。欢谢客犹未识。漫瘦却东阳，镫前无梦到得。路隔重云雁北。”【《彊村遗书》本《梦窗词集》】

⑤张炎《祝英台近》（与周草窗话旧）：“水痕深，花信足。寂寞汉南树。转首青阴，芳事顿如许。不知多少消魂，夜来风雨。犹梦到、断红流处。　最无据。长年息影空山。愁入庾郎句。玉老田荒，心事已迟暮。几回听得啼鹃，不如归去。终不似、旧时鹦鹉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山中白云》卷二】

⑥谢灵运《岁暮》：‘殷忧不能寐，苦此夜难颓。明月照积雪，朔风劲且哀。运往无淹物，年逝觉已催。’【《百三名家集》本《谢康乐集》卷二】

⑦谢朓《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同僚》：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徒念关山近，终知反路长。秋河曙耿耿，寒渚夜苍苍。引顾见京室，宫雉正相望。金波丽鳷鹊，玉绳低建章。驱车鼎门外，思见昭丘阳。驰晖不可接，何况隔两乡？风云有鸟路，江汉限无梁，常恐鹰隼击，时菊委严霜。寄言罻罗者，寥廓已高翔。”【《文选》卷二十六】

⑧杜甫《后出塞》，见八注。

河落日圆”[1]，此种境界，可谓千古壮观。求之于词，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，如《长相思》之“夜深千帐灯”[2]，《如梦令》之“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”[3]差近之。

五二

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此初入中原，未染汉人风气，故能真切如此。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。

五三

陆放翁《花间集》，谓“唐季五代，诗愈卑，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”《提要》驳之，谓：“犹能举七十斤者，举百斤则蹶，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。”[4]其言甚辨。然谓词必易于诗，余未敢信。善乎陈卧子之言曰：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，故终宋之世无诗。然其欢愉愁怨之致，动于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于诗余，故其所造独工。”[5]五代词之所以独胜，亦以此也。

---

①王维《使至塞上》：“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。”【《四部备要》本《王右丞集》卷九】

②纳兰性德《长相思》：“山一程，水一程。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。风一更，雪一更。聒碎乡心梦不成，故园无此声。”【《清名家词》本《通志堂词》】

③纳兰性德《如梦令》：“万帐穹庐人醉，星影摇摇欲坠。归梦隔狼河，又被河声搅碎。还睡，还睡。解道醒来无味。”【《通志堂词·集外词》】

④《四库提要》集部词曲类一《花间集》：“后有陆游二跋。……其二称：‘唐季五代，诗愈卑，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。能此不能彼，未易以理推也。’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，人之学历有强弱。学力不足副其体格，则举之不足。学力足以副其体格，则举之有余。律诗降于古诗，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，而律诗则时有佳作。词又降于律诗，故五季人诗不及唐，词乃独胜。此犹能举七十斤者，举百斤则蹶，举五十则运用自如，有何不可理推乎？”

⑤陈子龙《王介人诗余序》：“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。其为诗也，言理而不言情，故终宋之世无诗焉。然宋人亦不可免于有情也。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，动于中而不能抑者，类发于诗余，故其所造独工，非后世可及。盖以沈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，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，久诵而得沈永之趣，则用意难也。以儇利之词，而制之实工链，使篇无累句，句无累字，圆润明密，言如贯珠，则铸词难也。其为体也纤弱，所谓明珠翠羽，尚嫌其重，何况龙鸾？必有鲜妍之姿，而不藉粉泽，则设色难也。其为境也婉媚，虽以警露取妍，实贵含蓄，有余不尽，时在低回唱欢之际，则命篇难也。惟宋人专力事之，篇什既多，触景皆会。天机所启，若出自然。虽高谈大雅，而亦觉其不可废。何则？物有独至，小道可观也。”

五四

四言敝而有楚辞，楚辞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。豪杰之士，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体，以自解脱。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谓文学后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体论，则此说固无以易也。

五五

诗之《三百篇》、《十九首》，词之五代北宋，皆无题也。非无题也，诗词中之意，不能以题尽之也。自《花庵》、《草堂》每调立题，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。如观一幅佳山水，而即曰此某山某河，可乎？诗有题而诗亡，词有题而词亡，然中材之士，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也。

五六

大家之作，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，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。其辞脱口而出，无矫揉妆束之态。以其所见者真，所知者深也。诗词皆然。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，可无大误也。

五七

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，不使隶事之句，不用粉饰之字，则于此道已过半矣。

五八

以《长恨歌》之壮采，而所隶之事，只“小玉双成”四字，才有余也。梅村歌行，则非隶事不办。[①]白吴优劣，即于此见。不独作诗为然，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。

①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有“转教小玉双成”句为隶事。至吴伟业之《圆圆曲》，则入手即用“鼎湖”事，以下隶事句不胜指数。

五九

近体诗体制，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，律诗次之，排律最下。盖此体于寄兴言情，两无所当，殆有均之骈体文耳。词中小令如绝句，长调似律诗，若长调之百字令、沁园春等，则近于排律矣。

六十

诗人对宇宙人生，须入乎其内，又须出乎其外。入乎其内，故能写之。出乎其外，故能观之。入乎其内，故有生气。出乎其外，故有高致。美成能入而不出。白石以降，于此二事皆未梦见。

六一

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以奴仆命风月。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，故能与花鸟共忧乐。

六二

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”[①]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？无为守穷贱，轗轲长苦辛。”[②]可为淫鄙之尤。然无视为淫词、鄙词者，以其真也。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。非无淫词，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。非无鄙词，但觉其精力弥满。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，非淫与鄙之病，而游词[③]之病也。“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”而子曰：“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[④]恶其游也。

---

①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二：“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。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。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”【《文选》卷二十九】

②《古诗十九首》第四：“今日良宴会，欢乐难具陈。弹筝奋逸响，新声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识曲听其真。齐心同所愿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尘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？无为守穷贱，轗轲长苦辛。” 【《文选》卷二十九】

③金应圭《词选》后序：“规模物类，依托歌舞。哀乐不衷其性，虑欢无与乎情。连章累篇，义不出乎花鸟。感物指事，理不外乎酬应。虽既雅而不艳，斯有句而无章。是谓游词。”

④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唐棣之华，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，室是远而。子曰：未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”

六三

“枯藤老树昏鸦。小桥流水平沙[1]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。断肠人在天涯。”此元人马东篱《天净沙》小令也。寥寥数语，深得唐人绝句妙境。有元一代词家，皆不能办此也。

六四

白仁甫《秋夜梧桐雨》剧，沈雄悲壮，为元曲冠冕。然所作《天籁词》，粗浅之甚，不足为稼轩奴隶。岂创者易工，而因者难巧欤？抑人各有能与不能也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，足透此中消息。

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

①按此曲见诸元刊本《乐府新声》卷中、元刊本周德清《中原音韵定格》、明刊本蒋仲舒《尧山堂外纪》卷六十八、明刊本张禄《词林摘艳》及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盛如梓《庶斋老学丛谈》等书者，“平沙”均作“人家”，即观堂《宋元戏曲史》所引亦同。惟《历代诗余》则作“平沙”，又“西风”作“凄风”，盖欲避去复字耳。观堂此处所引，殆即本《诗余》也。观堂此处所引，殆即本《诗余》也。

人间词话（删稿）

一

白实之词，余所最爱者，亦仅二语，曰：“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①

二

双声、叠韵之论，盛于六朝，唐人犹多用之。至宋以后，则渐不讲，并不知二者为何物。乾嘉间，吾乡周公霱先生著《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》，正千余年之误，可谓有功文苑者矣。其言曰：“两字同母谓之双声，两字同韵谓之叠韵。”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，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。如《南史 • 羊元保传》之“官家恨狭，更广八分”，“官家更广”四字，皆从 k 得声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之“狞奴慢骂”，“狞奴”两字，皆从 n 得声。“慢骂”两字，皆从m得声也。两字同一母音者，谓之叠韵。如梁武帝“后牖有朽柳”，“后牖有”三字，双声而兼叠韵。“有朽柳”三字，其母音皆为 u 。刘孝绰之“梁王长康强”，“梁长强”三字，其母音皆为 ian 也。②自李淑《诗苑》伪造沈约之说，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③，后是诗家多废而不讲，亦不复用之于词。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，促结处用双声，则其铿锵可诵，必有过于前人者。惜世之专讲音律者，尚未悟此也。

①姜夔《踏莎行》（自沔东来，丁未元日至金陵，江上感梦而作。）：“燕燕轻盈，莺莺娇软，分明又向华胥见。夜长争得薄情知，春初早被相思染。　别后书辞，别时针线，离魂暗逐郎行远。淮南皓月冷千山，冥冥归去无人管。”【《白石道人歌曲》卷三。按：此则原稿在前诗话第四十九则之后，故云“亦仅二语”。）】

②葛立方《韵语阳秋•卷四》引陆龟蒙诗序：”叠韵起自如梁武帝，云「后牖有朽柳」，当时侍从之臣皆倡和。刘孝绰云「梁王长康强」，沈少文云「偏眠船弦边」，庾肩吾云「载碓每碍埭」，自后用此体作为小诗者多矣。”

③周春《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》七引李淑《诗苑》：”梁沈约云：诗病有八，七曰旁纽，八曰正纽。” (谓十字内两字双声为“正纽”，若不共一字而有双声为“旁纽”，如“流六”为正纽，“流柳”为“旁纽”。)周春案：“正纽、旁纽，皆指双声而言。观神珙之图，自可悟入。若此注所云，则旁纽即叠韵矣，非。”

三

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，不知叠韵亦不拘平、上、去三声。凡字之同母者，虽平仄有殊，皆叠韵也。

四

诗之唐中叶以后，殆为羔雁之具矣。故五代北宋之诗，佳者绝少，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。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，词胜于诗远甚。以其写之于诗者，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。至南宋以后，词亦为羔雁之具，而词亦替矣。[①]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。

五

曾纯甫中秋应制，作《壶中天慢》[②]词，自注云："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。"谓宫中乐声，闻于隔岸也。毛子晋谓："天神亦不以人废言。"[③]近冯梦华复辨其诬。[④]不解"天乐"两字文义，殊笑人也。

六

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。其词如历下、新城之诗，非不华瞻，惜少真味。

---

①《文学小言》十三此下有"除稼轩一人外"六字注。
②曾觌《壶中天慢》（此进御月词也。上皇大喜曰："从来月词，不曾用'金瓯'事，可谓新奇。"赐金束带、紫番罗、水晶碗。上亦赐宝盏。至一更五点回宫。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焉。）："素飙漾碧，看天衢稳送，一轮明月。翠水瀛壶人不到，比似世间秋别。玉手瑶笙，一时同色，小按霓裳叠。天津桥上，有人偷记新阕。　当日谁幻银桥，阿瞒儿戏，一笑成痴绝。肯信群仙高宴处，移下水晶宫阙。云海尘清，山河影满，桂冷吹香雪。何劳玉斧，金瓯千古无缺。"【汲古阁本《海野词》】
③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毛晋跋《海野词》："进月词，一夕西兴，共闻天乐，岂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耶？"
④冯煦《宋六十一家词选》例言："曾纯甫赋进御月词，其自记云：'是夜，西兴亦闻天乐。'子晋遂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。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说。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风驶归功于平调《满江红》，于海野何讥焉？"

七

散文易学而难工，韵文难学而易工。近体诗易学而难工，古体诗难学而易工。小令易学而难工，长调难学而易工。

八

古诗云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”[①]诗词者，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。故欢愉之辞难工，愁苦之言易巧。

九

社会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善人。文学上之习惯，杀许多之天才。

十

昔人论诗词，有景语、情语之别。不知一切景语，皆情语也。

十一

词家多以景寓情。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，如牛峤之“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”[②]。顾敻之“换我心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”[③]。欧阳修之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[④]。美成之“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饷留情”[⑤]。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，曾不多见。

---

①晋宋齐辞《子夜歌》：“谁能思不歌？谁能饥不食？日冥当户倚，惆怅底不忆？”【《乐府诗集》第四十四卷】

②牛峤《菩萨蛮》：”玉炉冰簟鸳鸯锦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。帘外辘轳声，敛眉含笑惊。　柳阴烟漠漠，低鬓蝉钗落。须作一生拼，尽君今日欢。”【观堂自辑本《牛给事词》】

③顾敻之《诉衷情》：“永夜抛人何处去？绝来音。香阁掩，眉敛，月将沉。争忍不相寻？怨孤衾。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【观堂自辑本《顾太尉词》】

④柳永《凤栖梧》，见前二三注。此词又误入《欧阳文忠公近体诗乐府》及《醉翁琴趣外编》。

⑤周邦彦《庆宫春》：“云接平冈，山围寒野，路回渐展孤城。衰柳啼鸦，惊风驱雁，动人一片秋声。倦途休驾，淡烟里，微茫见星。尘埃憔悴，生怕黄昏，离思牵萦。　华堂旧日逢迎。花艳参差，香雾飘零。弦管当头，偏怜娇凤，夜深簧暖笙清。眼波传意，恨密约，匆匆未成。许多烦恼，只为当时，一饷留情。”【《清真集》卷下】

十二

词之为体，要眇宜修。能言诗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。诗之景阔，词之言长。

十三

言气质，言神韵，不如言境界。有境界，本也。气质、神韵，末也。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。

十四

“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”[①]美成以之入词，[②]白仁甫以之入曲，[③]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。然非自有境界，古人亦不为我用。

十五

长调自以周、柳、苏、辛为最工。美成《浪淘沙慢》二词[④]，

---

①贾岛《忆江上吴处士》：“闽国扬帆去，蟾蜍亏复圆。秋风吹渭水，落叶满长安。此夜聚会夕，当时雷雨寒。兰桡殊未返，消息海云端。”【《畿辅丛书》本《长江集》卷五】

②周邦彦《齐天乐》（秋思）：“绿芜凋尽台城路，殊乡又逢秋晚。暮雨生寒，鸣蛩劝织，深阁时闻裁剪。云窗静掩。叹重拂罗裀，顿疏花簟。尚有　囊，露萤清夜照书卷。　荆江留滞最久，故人相望处，离思何限？渭水西风，长安乱叶，空忆诗情宛转。凭高眺远。正玉液新篘，蟹螯初荐。醉倒山翁，但愁斜照敛。”【《清真集》卷下】

③白朴《双调·德胜乐》（秋）：“玉露冷，蛩吟砌。听落叶西风渭水。寒雁儿长空嘹唳。陶元亮醉在东篱。”【《散曲丛刊》本《阳春白雪补集》】又《梧桐雨》杂剧第二折《普天乐》：“恨无穷，愁无限。争奈仓促之际，避不得蓦岭登山。銮驾迁。成都盼。更哪堪浐水西飞雁，一声声送上雕鞍。伤心故园，西风渭水，落日长安。”【《元明杂剧》】

④周邦彦《浪淘沙慢》：“晓阴重，霜凋岸草，雾隐城堞。南陌脂车待发，东门帐饮乍阕。正拂面、垂扬堪揽结。掩红泪、玉手亲折。念汉浦离鸿去何许，经时信音绝。　情切。望中地远天阔。向露冷风清无人处，耿耿寒漏咽。嗟万事难忘，唯是轻别。翠尊未竭，凭断云、留取西楼残月。　罗带光销纹衾叠。连环解、旧香顿歇。怨歌永、琼壶敲尽缺。恨春去、不与人期，弄夜色、空馀满地梨花雪。”【《清真集》卷上】

又一阕：“万叶战，秋声露结，雁度沙碛。细草和烟尚绿，遥山向晚更碧。见隐隐、云边新月白。映落照、帘幕千家，听数声、何处倚楼笛？装点尽秋色。　脉脉。旅情暗自消释。念珠玉、临水犹悲感，何况天涯客？忆少年歌酒，当时踪迹。岁华易老，衣带宽、懊恼心肠终窄。　飞散后、风流人阻。兰桥约、怅恨路隔。马蹄过、犹嘶旧巷陌。叹往事、一一堪伤，旷望极。凝思又把阑干拍。”【《清真集补遗》】

精壮顿挫，已开北曲之先声。若屯田之《八声甘州》[①]，东坡之《水调歌头》[②]，则伫兴之作，格高千古，不能以常调论也。

十六

稼轩《贺新郎》词“送茂嘉十二弟”[③]，章法绝妙。且语语有境界，此能品而几於神者。然非有意为之，故后人不能学也。

十七

稼轩《贺新郎》词：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归猛风暴雨，一番新绿。”[④]又《定风波》词：“从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热。”[⑤]“绿”“热”二字，皆作上去用。与韩遇《东浦词》《贺新郎》[⑥]以“玉”“曲”

①柳永《八声甘州》：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渐霜风凄惨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，苒苒物华休。惟有长江水，无语低流。　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，何事苦淹留。想佳人、妆楼颙望，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。争知我、倚阑干处、正恁凝愁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乐章集》下卷】

②苏轼《水调歌头》（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）：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　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【《东坡乐府笺》卷一】

③辛弃疾《贺新郎》（送茂嘉十二弟）：“绿树听鹈鴂。更那堪、鹧鸪声住，杜鹃声切！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算未抵人间离别。马上琵琶关塞黑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。看燕燕，送归妾。　将军百战身名裂。向河梁、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易水萧萧西风冷，满座衣冠似雪。正壮士悲歌未彻。啼鸟还知如许恨，料不啼清泪长啼血。谁共我，醉明月？”

④辛弃疾《贺新郎》：“柳暗凌波路。送春归猛风暴雨，一番新绿。千里潇湘葡萄涨，人解扁舟欲去。又樯燕留人相语。艇子飞来生尘步，唾花寒唱我新番句。波似箭，催鸣橹。黄陵祠下山无数。听湘娥、泠泠曲罢，为谁情苦？行到东吴春已暮，正江阔潮平稳渡。望金雀觚棱翔舞。前度刘郎今重到，问玄都千树花存否？愁为倩，么弦诉。”【《稼轩长短句》卷一】

⑤辛弃疾《定风波》：“金印累累佩陆离，河梁更赋断肠诗。莫拥旌旗真个去。何处？玉堂元自要论思。　且约风流三学士，同醉。春风看试几枪旗。从此酒酣明月夜。耳热。那边应是说侬时。”【《稼轩长短句》卷八】

⑥韩玉《贺新郎》（咏水仙）：“绰约人如玉。试新妆娇黄半绿，汉宫匀注。倚傍小栏闲凝伫，翠带风前似舞。记洛浦当年俦侣。罗袜生尘香冉冉，料征鸿微步凌波女。惊梦断，楚江曲。　春工若见应为主。忍教都、闲亭笛管，冷风凄雨。待把此花都折取，和泪连香寄与。须信到离情如许。烟水茫茫斜照里，是骚人九辨招魂处。千古恨，与谁语？”【汲古阁本《东浦词》】

叶“注”“女”，《卜算子》[①]以“夜”“谢”叶“食”“月”(“食”当作“节”，“食”在词中既非韵，在词韵中与“月”又非同部，想系笔误)，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。

十八

谭复堂《箧中词选》谓：“蒋鹿潭《水云楼词》与成容若、项莲生，二[②]百年间，分鼎三足。”然《水云楼词》小令颇有境界，长调惟存气格。《忆云词》精实有馀，超逸不足，皆不足与容若比。然视皋文、止庵辈，则倜乎远矣。

十九

词家时代之说，盛于国初。竹垞谓：词至北宋而大，至南宋而深。[③]后此词人，群奉其说。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。周保绪曰：“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，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。”又曰：“北宋词多就景叙情，故珠圆玉润，四照玲珑。至稼轩、白石，一变而为即事叙景，故深者反浅，曲者反直。”[④]潘四农曰：“词滥觞于唐，畅于五代，而意格之闳深曲挚，则莫盛于北宋。词之有北宋，犹诗之有盛唐。至南宋则稍衰矣。”[⑤]刘融斋曰：“北宋词用密亦疏、用隐亦亮、用沈亦快、用细亦阔、用精亦浑。南宋只是掉转过来。”[⑥]可知此事自有公论。虽止庵词颇浅薄，潘刘尤甚。然其推尊北宋，则与明季云间诸公，同一卓识也。

①韩玉《卜算子》：“杨柳绿成阴，初过寒食节。门掩金铺独自眠，哪更逢寒夜。 强起立东风，惨惨梨花谢。何事王孙不早归？寂寞秋千月。”【汲古阁抄本《东浦词》】
②原作“三”，依《箧中词》卷五改。
③朱彝尊《词综发凡》：“世人言词，必称北宋。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，至宋季而始极其变。”
④见周济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。
⑤见潘德兴《养一斋集》卷二十二《与叶生名澧书》。
⑥见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《词曲概》。

二十

唐五代北宋词，可谓生香真色。若云间诸公，则綵花耳。湘真且然，况其次也者乎？

二一

《衍波词》之佳者，颇似贺方回。虽不及容若，要在浙中诸子之上。

二二

近人词如《复堂词》之深婉，《彊村词》之隐秀，皆在半塘老人上。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。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，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。学人之词，斯为极则。然古人自然神妙处，尚未见及。

二三

宋直方《蝶恋花》："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著。"[①]谭复堂《蝶恋花》："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。"[②]可谓寄兴深微。

①宋徵兴《蝶恋花》："宝枕轻风秋梦薄，红敛双蛾，颠倒垂金雀。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著。　偏是断肠花不落，人苦伤心，镜里颜非昨。曾误当初青女约，至今霜夜思量著。"

②谭献《蝶恋花》："帐里迷离香似雾，不烬炉灰，酒醒闻馀语。连理枝头侬与汝，千花百草从渠许。　莲子青青心独苦，一唱将离，日日风兼雨。豆蔻香残杨柳暮，当时人面无寻处。"

二四

《半塘丁稿》中和冯正中《鹊踏枝》十阕，乃《鹜翁词》之最精者。“望远愁多休纵目”等阕，郁伊惝恍，令人不能为怀。《定稿》只存六阕，殊为未允也。[①]

①王鹏运《鹊踏枝》（冯正中《鹊踏枝》十四阕，郁伊惝恍，义兼比兴，蒙耆诵焉。春日端居，依次属和。就均成词，无关寄托，而章句尤为凌杂。忆云生云：“不为无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”三复前言，我怀如揭矣。时光绪丙申三月二十八日。录十。）：

“落蕊残阳红片片，懊恨比邻，尽日流莺转。似雪杨花吹又散，东风无力将春限。 慵把香罗裁便面，换到轻衫，欢意垂垂浅。襟上泪痕犹隐见，笛声催按梁州遍。”其一。

“斜日危阑凝伫久，问讯花枝，可是年时旧？浓睡朝朝如中酒，谁怜梦里人消瘦。 香阁帘栊烟阁柳，片霎氤氲，不信寻常有。休遣歌筵回舞袖，好怀珍重春三后。”其二。

“谱到阳关声欲裂，亭短亭长，杨柳那堪折。挑菜湔裙春事歇，带罗羞指同心结。 千里孤光同皓月，画角吹残，风外还呜咽。有限坠欢真忍说，伤生第一生离别。”其三。

“风荡春云罗衫薄，难得轻阴，芳事休闲却。几日啼鹃花又落，绿笺莫忘深深约。 老去吟情浑寂寞，细雨檐花，空忆灯前酌。隔院玉箫声乍作，眼前何物供哀乐？。”其四。

“漫说目成心便许，无据杨花，风里频来去。怅望朱楼难寄语，伤春谁念司勋误？ 枉把游丝牵弱缕，几片闲云，迷却相思路。锦帐珠帘歌舞处，旧欢新恨思量否？”其五。

“昼日恹恹惊夜短，片霎欢娱，那惜千金换。燕睨莺颦春不管，敢辞弦索为君断？ 隐隐轻雷闻隔岸，暮雨朝霞，咫尺迷云汉。独对舞衣思旧伴，龙山极目烟尘满。”其六。

“望远愁多休纵目，步绕珍丛，看笋将成竹。晓露暗垂珠簏簌，芳林一带如新浴。 檐外春山森碧玉，梦里骖鸾，记过清湘曲。自定新弦移雁足，弦声未抵归心促。”其七。

“谁遣春韶随水去？醉倒芳尊，望却朝和暮。换尽大堤芳草路，倡条都是相思树。 蜡烛有心灯解语，泪尽唇焦，此恨消沈否？坐对东风怜弱絮，萍飘后日知何处？”其八。

“对酒肯教欢意尽？醉醒恹恹，无那忺春困。锦字双行笺别恨，泪珠界破残妆粉。 轻燕受风飞远近，消息谁传，盼断乌衣信。曲几无憀闲自隐，镜奁心事孤鸾鬓。”其九。

“几见花飞能上树，难系流光，枉费垂杨缕。筝雁斜飞排锦柱，只伊不解将春去。 漫诩心情黏地絮，容易飘扬，那不惊风雨。倚遍阑干谁与语？思量有恨无人处。”其十。

今《半塘定稿·鹜翁集》中存《鹊踏枝》六阕，计删第三、第六、第七、第九四阕。

二五

固哉皋文之为词也！飞卿《菩萨蛮》、永叔《蝶恋花》、子瞻《卜算子》，皆兴到之作，有何命意？皆被皋文深文罗织。[①]阮亭《花草蒙拾》谓：“坡公命宫磨蝎，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，身后又硬受此差排。”[②]由今观之，受差排者，独一坡公已耶？

二六

贺黄公谓：“姜论史词，不称其「软语商量」，而赏其「柳暗花暝」，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。”[③]然“柳暗花暝”自是欧秦辈句法，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。吾从白石，不能附和黄公矣。

二七

“池塘春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。传语闭门陈正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此遗山《论诗绝句》也。梦窗、玉田辈，当不乐闻此语。

---

①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：“小山重叠金明灭，鬓云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襦，双双金鹧鸪。”张惠言《词选》评：“此感士不遇也，篇法仿佛《长门赋》。「照花」四句，《离骚》初服之意。”

欧阳修《蝶恋花》，即冯延巳《鹊踏枝》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幕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台路。　雨横风狂三月暮，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"张惠言《词选》评："庭院深深，闺中既以邃远也。楼高不见，哲王又不寤也。章台游冶，小人之径。雨横风狂，政令暴急也。乱红飞去，斥逐者非一人而已，殆为韩范作乎？”

苏轼《卜算子》（黄州定慧院寓居作）：“缺月挂梧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　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张惠言《词选》评：“此东坡在黄州作。鮦阳居士云〔《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》卷二〕：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断，暗时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独往来，无助也。惊鸿，贤人不安也。回头，爱君不忘也。无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不偷安于高位也。寂寞沙洲冷，非所安也。此词与《考槃》诗极相似。”【按：鲖阳居士语见《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》卷二】

②王士祯《花草蒙拾》：“仆尝戏谓：坡公命宫磨蝎，湖州诗案，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，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？”

③史达祖《双双燕》(咏燕)句，已见前三十八注。贺黄公语，见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。姜论史词，见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七所引。

二八

朱子《清邃阁论诗》谓：“古人诗中[①]有句，今人诗更无句，只是一直说将去。这般诗[②]一日作百首也得。”余谓北宋之词有句，南宋以后便无句。玉田、草窗之词，所谓“一日作百首也得”者也。

二九

朱子谓：“梅圣俞诗，不是平淡，乃是枯槁。”余谓草窗、玉田之词亦然。[③]

三十

“自怜诗酒瘦，难应接，许多春色。”[④]“能几番游，看花又是明年。”[⑤]此等语亦算警句耶？乃值如许笔力！

三一

文文山词，风骨甚高，亦有境界，远在圣与、叔夏、公谨诸公之上。亦如明初诚意伯词，非季迪、孟载诸人所敢望也。

---

①原无“诗中”两字，依《朱子大全》增。

②原无“诗”字。

③见朱熹《清邃阁论诗》。

④史达祖《喜迁莺》：“月波疑滴，望玉壶天近，了无尘隔。翠眼圈花，冰丝织练，黄道宝光相值。自怜诗酒瘦，难应接，许多春色。最无赖，是随香趁烛，曾伴狂客。　踪迹。谩记忆。老了杜郎，忍听东风笛。柳院灯疏，梅厅雪在，谁与细倾春碧。旧情拘未定，犹自学、当年游历。怕万一，误玉人夜寒帘隙。”【《梅溪词》】

⑤张炎《高阳台》（西湖春感）：“接叶巢莺，平波卷絮，断桥斜日归船。能几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东风且伴蔷薇住，到蔷薇、春已堪怜。更凄然，万绿西泠，一抹荒烟。　当年燕子知何处？但苔深韦曲，草暗斜川。见说新愁，如今也到鸥边。无心再续笙歌梦，掩重门、浅醉闲眠。莫开帘，怕见飞花，怕听啼鹃。”【《山中白云》卷一】

三二

和凝《长命女》词："天欲晓。宫漏穿花声缭绕，窗里星光少。冷霞寒侵帐额，残月光沈树杪。梦断锦闱空悄悄。强起愁眉小。"此词前半，不减夏英公《喜迁莺》①也。

三三

宋李希声《诗话》云："唐②人作诗，正以风调高古为主。虽意远语疏，皆为佳作。后人有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者，终使人可憎。"③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。若梅溪以下，正所谓切近的当、气格凡下者也。

三四

自竹垞痛贬《草堂诗馀》而推《绝妙好词》④，后人群附和之。不知《草堂》虽有亵诨之作，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。《绝妙好词》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，十之八九，皆极无聊赖之词。古人云：小好小惭，大好大惭⑤，洵非虚语。⑥

三五

梅溪、梦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诸家，词虽不同，然同失之肤浅。虽时代使然，亦其才分有限也。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，实难索解。

---

①夏竦《喜迁莺》词，见前十注。
②当作'古'。
③见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十引。
④朱彝尊《书绝妙好词后》："词人之作，自《草堂诗馀》盛行，屏去《激楚》《阳阿》，而《巴人》之唱齐进矣。周公谨《绝妙好词》选本虽未尽醇，然中多俊语，方诸《草堂》所录，雅俗殊分。"
⑤韩愈《与冯宿论文书》："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。及示人，则以为好。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，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矣。"
⑥案："古人云"以下共十五字，原稿已改作"甚矣，人之贵耳贱目也！"

三六

余友沈昕伯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："帘外东风随燕到。春色东来，循我来时道。一霎围场生绿草，归迟却怨春来早。　锦绣一城春水绕。庭院笙歌，行乐多年少。著意来开孤客抱，不知名字闲花鸟。"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，南宋人不能道也。

三七

"君王枉把平陈乐，换得雷塘数亩田。"[①]政治家之言也。"长陵亦是闲丘陇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"[②]诗人之言也。政治家之眼，域于一人一事。诗人之眼，则通古今而观之。词人观物，须用诗人之眼，不可用政治家之眼。故感事、怀古等作，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。

三八

宋人小说，多不足信。如《雪舟脞语》谓：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。朱晦庵系治之。及晦庵移去，提刑岳霖行部至台，蕊乞自便。岳问曰：去将安归？蕊赋《卜算子》词云："住也如何住"云云[③]。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，使蕊歌以侑觞者，见朱子"纠唐仲友奏牍"[④]。则《齐东野语》所纪朱唐公案[⑤]，恐亦未可

①罗隐《隋帝陵》："入郭登桥出登船，红楼日日柳年年。君王忍把平陈乐，只换雷塘数亩田。"【《四部丛刊》本《甲乙集》卷三】

②唐彦谦《仲山》（高祖兄仲山隐居之所）："千载遗踪寄薜萝，沛中乡里汉山河。长陵亦是闲丘陇，异日谁知与仲多？"【《晨风阁丛书》本《鹿门集拾遗》】

③陶宗仪《说郛》卷五十七引《雪舟脞语》："唐悦斋仲友字与正，知台州。朱晦庵为浙东提举，数不相得，至于互申。寿皇问宰执二人曲直。对曰：秀才争闲气耳。悦斋眷官妓严蕊奴，晦庵捕送囹圄。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，蕊奴乞自便。宪使问去将安归？蕊奴赋《卜算子》，末云：「住也如何住，去又终须去。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」宪笑而释之。"

④朱熹《朱子大全》卷十九《按唐仲友第四状》："五月十六日筵会，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，名《卜算子》，后一段云「去又如何去，住又如何住。待得山花插满头，休问奴归处。」"

⑤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七"朱唐交奏本末"："朱晦庵按唐仲友事，或言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，朱主吕，故抑唐，是不然也。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，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，与唐每不相下。同父游台，尝狎籍妓，嘱唐为脱籍，许之。偶郡集，唐语妓曰：'汝

信也。

三九

《沧浪》[①]《凤兮》[②]二歌，已开楚辞体格。然楚词之最工者，推屈原、宋玉，而后此之王褒、刘向之词不与焉。五古之最工者，实推阮嗣宗、左太冲、郭景纯、陶渊明，而前此曹刘，后此陈子昂、李太白不与焉。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、正中、永叔、少游、美成，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。

四十

唐五代之词，有句而无篇。南宋名家之词，有篇而无句。有篇有句，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，及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、稼轩数人而已。

四一

唐五代北宋之词家，倡优也。南宋后之词家，俗子也。二者其失相等。但词人之词，宁失之倡优，不失之俗子。以俗子之可厌，较倡优为甚故也。

果欲从陈官人耶？'妓谢。唐云：'汝须能忍饥受冻仍可。’妓闻大恚。自是陈至妓家，无复前之奉承矣。陈知为唐所卖，亟往见朱。朱问：‘近日小唐云何？’答曰：‘唐谓公尚不识字，如何作监司？’朱衔之，遂以部内有冤案，乞再巡按。既至台，适唐出迎少稽，朱益以陈言为信。立索郡印，付以次官。乃摭唐罪具奏，而唐亦以奏驰上。时唐乡相王淮当轴。既进呈，上问王。王奏：‘此秀才争闲气耳。’遂两平其事。详见周平园《王季海日记》。而朱门诸贤所作《年谱道统录》，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，非公论也。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，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。”

[①]《孟子·离娄上》有《孺子歌》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

[②]《论语·微子》：“楚狂接与歌而过孔子曰‘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矣！’”

四二

《蝶恋花》“独倚危楼”一阕，是《六一词》，亦见《乐章集》。余谓：屯田轻薄子，只能道“奶奶兰心蕙性”①耳。

四三

读《会真记》者，恶张生之薄幸〔幸加单人〕，而恕其奸非。读《水浒传》者，恕宋江之横暴，而责其深险。此人人之所同也。故艳词可作，唯万不可作儇薄语。龚定庵诗云：“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，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”②其人之凉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。余辈读耆卿伯可词，亦有此感。视永叔、希文小词何如耶？

四四

词人之忠实，不独对人事宜然。即对一草一木，亦须有忠实之意，否则所谓游词也。

四五

读《花间》《尊前》集，令人回想徐陵《玉台新咏》。读《草堂诗馀》，令人回想袁谷《才调集》。读朱竹垞《词综》，张皋文、董子远③《词选》，令人回想沈德潜《三朝诗别裁集》。

---

①柳永《玉女摇仙佩》：“飞琼伴侣，偶别珠宫，未返神仙行缀。取次梳妆，寻常言语，有得几多姝丽。拟把名花比。恐旁人笑我，谈何容易。细思算，奇葩艳卉，惟是深红浅白而已。争如这多情，占得人间，千娇百媚。须信画堂绣阁，皓月清风，忍把光阴轻弃。自古及今，佳人才子，少得当年双美。且恁相偎倚。未消得，怜我多才多艺。愿奶奶兰心蕙性，枕前言下，表余深意。为盟誓。今生断不孤鸳被。”【《乐章集》卷上】

②此为龚自珍《乙亥杂诗》三百十五首之一，见《定庵续集》。

③原误作“晋卿”

四六

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，大似袁简斋之论诗，其失也，纤小而轻薄。竹垞以降之论词者，大似沈规愚，其失也，枯槁而庸陋。

四七

东坡之旷在神，白石之旷在貌。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，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，此其所以可鄙也。

四八

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已修能。”[①]文学之事，于此二者，不能缺一。然词乃抒情之作，故尤重内美。无内美而但有修能，则白石耳。

四九

诗人视一切外物，皆游戏之材料也。然其游戏，则以热心为之，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，亦不可缺一也。

①此二句出自屈原《离骚》。

《人间词话》附录

一

《蕙风词》小令似叔原，长调亦在清真、梅溪间，而沈痛过之。缰村虽富丽精工，犹逊其真挚也。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，果何为哉！

二

蕙风《洞仙歌》秋日游某氏园①及《苏武慢》寒夜闻角②二阕，境似清真，集中他作，不能过之。

——以上赵万里录自《蕙风琴趣评语》

三

疆村词，余最赏其《浣溪沙》“独鸟冲波去意闲”二阕③，笔力峭拔，非他词可能过之。

---

①况周颐《洞仙歌》(秋日独游某氏园)：“一鬲闲缘借。便意行散缓，消愁聊且。有花迎径曲，鸟呼林罅。秋光取次披图画。恣远眺、登临台与榭。堪潇洒。奈脉断征鸿，幽恨翻萦惹。　忍把。鬓丝影里，袖泪寒边，露草烟芜，付与杜牧狂吟，误作少年游冶。残蝉肯共伤心话。问几见，斜阳疏柳挂？谁慰藉？到重阳，插菊携萸事真假。酒更贳。更有约东篱下。怕蹉跎霜讯，梦沈人悄西风乍。”【《惜阴堂丛书》本《蕙风词》卷下】

②况周颐《苏武慢》(寒夜闻角)：“愁入云遥，寒禁霜重，红烛泪深人倦。情高转抑，思往难回，凄咽不成清变。风际断时，迢递天街，但闻更点。枉教人回首，少年丝竹，玉容歌管。　凭作出、百绪凄凉，凄凉惟有，花冷月闲庭院。珠帘绣幕，可有人听？听也可曾肠断？除却塞鸿，遮莫城乌，替人惊惯。料南枝明日，应减红香一半。”【《蕙风词》卷上】

③朱祖谋《浣溪沙》：“独鸟冲波去意闲，环霞如赭水如笺。为谁无尽写江天。并舫风弦弹月上，当窗山髻挽云还。独经行地未荒寒。”其一。

“翠阜红厓夹岸迎，阻风滋味暂时生。水窗官烛泪纵横。禅悦新耽如有会，酒悲突起总无名。长川孤月向谁明？”其二。【《彊村遗书》本《彊村语业》卷一】

四

蕙风《听歌》歌诸作，自以《满路花》为最佳[①]。至《题香南雅集图》诸词[②]，殊觉泛泛，无一言道著。

——以上赵万里自丙寅日记所记《先生论学语》中摘出

五

（皇甫松）词，黄叔旸称其《摘得新》二首[③]，为有达观之见[④]。余谓不若《忆江南》二阕[⑤]，情味深长，在乐天、梦得[⑥]上也。

---

①况周颐《满路花》(彊村有听歌之约，词以坚之。)：“虫边安枕簟，雁外梦山河。不成双泪落，为闻歌。浮生何益，尽意付消磨。见说寰中秀，曼睩修蛾。旧家风度无过。凤城丝管，回首惜铜驼。看花余老眼，重摩挲。香尘人海，唱彻《定风波》。点鬓霜如雨，未必愁多。问天边问嫦娥。”(梅郎兰芳以《嫦娥奔月》一剧蜚声日下。)【《蕙风词》卷下】

②按《题香南雅集图》诸词，无从查考。据《蕙风词史》，知《蕙风词》卷下之《戚氏》属之，因录如下。《戚氏》(沤尹为畹华索赋此调，走笔应之。)：“伫飞鸾。萼绿仙子彩云端。影月娉婷，浣霞明艳，好谁看？华鬘。梦寻难。当歌掩泪十年闲。文园鬓雪如许，镜里长葆几朱颜？缟袂重认，红帘初卷，怕春暖也犹寒。乍维摩病榻，花雨催起，著意清欢。　丝管。赚出婵娟。珠翠照映，老眼太辛酸。春宵短。系骢难稳，栩蝶须还。近尊前。暂许对影，香南笛语，遍写乌兰。番(去)风渐急，省识将离，已忍目断关山。(畹华将别去，道人先期作虎山之游避之。)　念我沧江晚。消何逊笔，旧恨吟边。未解《清平调》苦，道苔枝、翠羽信缠绵。剧怜画罨瑶台、醉扶纸帐，争遗愁千万。算更无、月地云阶见。谁与诉、鹤守缘悭。甚素娥、暂缺能圆。更芳节、后约是今番。耐清寒惯，梅花赋也，好好纫兰。”

③皇甫松《摘得新》：“酌一卮。须教玉笛吹。锦筵红蜡烛，莫来迟。繁红一夜经风雨，是空枝。”其一。
“摘得新。枝枝叶叶春。管弦兼美酒，最关人。平生都得几十度，展香茵。”其二。【观堂自辑本《檀栾子词》】

④黄升语见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三引。【按：实出沈雄《古今词话词评》卷上，不知所本。】

⑤皇甫松《忆江南》：“兰烬落，屏上暗红蕉。闲梦江南梅熟日，夜船吹笛雨萧萧。人语驿边桥。”其一。
“楼上寝，残月下帘旌。梦见秣陵惆怅事，桃花柳絮满江城。双髻坐吹笙。”其二。【《檀栾子词》】

⑥白居易《忆江南》三首，见宋本《白氏文集》卷三十四。刘禹锡二首，见宋本《刘梦得文集外集》卷四及宋本《乐府诗集》卷八十二，各录一首于此：白居易词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。”刘禹锡词：“春去也，多谢洛城人。弱柳从风疑举袂，丛兰裛露似沾巾。独坐亦含嚬。”

六

端己词情深语秀，虽规模不及后主、正中，要在飞卿之上。观昔人颜、谢优劣论[①]可知矣。

七

（毛文锡）词比牛、薛诸人，殊为不及。叶梦得谓："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，殊不知流于率露。诸人评庸陋词者，必曰：此仿毛文锡之《赞成功》[②]而不及者。"[③]其言是也。

八

（魏承班）词逊于薛昭蕴、牛峤，而高于毛文锡，然皆不如王衍。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，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。

九

（顾敻）词在牛给事、毛司徒间。《浣溪沙》"春色迷人"一阕[④]，亦见《阳春录》。与《河传》《诉衷情》数阕[⑤]，当为敻最佳之作矣。

①《南史·颜延之传》："延之尝问鲍照：己与谢灵运优劣？照曰：'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。君诗如铺锦列绣，亦雕缋满眼。'延年终身病之。"又钟嵘《诗品》："汤沐休曰：'谢诗如芙蓉出水，颜如错采缕金。'颜终身病之。"

②毛文锡《赞成功》："海棠未坼，万点深红。香包缄结一重重。似含羞态，邀勒春风。蜂来蝶去，任绕芳丛。昨夜微雨，飘洒庭中，忽闻声滴井边桐。美人惊起，坐听晨钟。快教折取，戴玉珑璁。"【观堂自辑本《毛司徒词》】

③叶梦得语，见沈雄《古今词话词评》卷上，不知所从出。

④顾敻《浣溪沙》："春色迷人恨正赊，可堪荡子不还家。细风轻露著梨花。　帘外有情双燕飏，槛前无力绿杨斜，小屏狂梦极天涯。"【《顾太尉词》】

⑤顾敻《河传》："燕飏。晴景。小窗屏暖，鸳鸯交颈。菱花掩却翠鬟欹，慵整。海棠帘外影。　绣帏香断金鸂鶒，无消息，心事空相忆。倚东风，春正浓，愁红，泪痕衣上重。"其一。"曲槛。春晚。碧流纹细，绿杨丝软。露华鲜，杏枝繁，莺啭，野芜平似剪。　直是人间到天上，堪游赏，醉眼疑屏障。对池塘，惜韶光，断肠，为花须尽狂。"其二。"棹举。舟去。波光渺渺，不知何处？岸花汀草共依依，雨微，鹧鸪相逐飞。　天涯离恨江声咽，啼猿切，此意向谁说？舣兰桡，独无憀，魂销，小炉香欲焦。"其三。又集中《诉衷情》凡两阕：其一。见删稿一一注。其另一："香灭帘垂春漏永，整鸳衾。罗带重，双凤，缕黄金。　窗外月光临，沉沉。断肠无处寻，负春心。"【《顾太尉词》】

十

（毛熙震）周密《齐东野语》称其词新警而不为儇薄[①]。余尤爱其《后庭花》[②]，不独意胜，即以调论，亦有隽上清越之致，视文锡蔑如也。

一一

（阎选）词唯《临江仙》第二首[③]有轩翥之意，余尚未足与于作者也。

一二

昔沈文慤深赏（张）泌"绿杨花扑一溪烟"[④]为晚唐名句[⑤]。然其词如"露浓香泛小庭花"[⑥]，较前语似更幽艳。

一三

（孙光宪词），昔黄玉林赏其"一庭疏雨湿春愁"[⑦]为古今佳句[⑧]。余以为不若"片帆烟际闪孤光"[⑨]，尤有境界也。

---

①周密语见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三引，今传各本均阙。【按：实出沈雄《古今词话词评》卷上。疑非周密语。沈雄书所引多无稽。】

②毛熙震《后庭花》："莺啼燕语芳菲节。瑞庭花发。昔时欢宴歌声揭。管弦清越。　自从陵谷追游歇。画梁尘黦。伤心一片如珪月。闲锁宫阙。"其一。"轻盈舞伎含芳艳。竞妆新脸。步摇珠翠修蛾敛。腻鬓云染。　歌声慢发开檀点。绣衫斜掩。时将纤手匀红脸。笑拈金靥。"其二。"越罗小袖新香蒨。薄笼金钏。倚栏无语摇金扇。半遮匀面。　春残日暖莺娇懒。满庭花片。争不教人长相见。画堂深院。"其三。【观堂自辑本《毛秘书词》】

③阎选《临江仙》："雨停荷芰逗浓香，岸边蝉噪垂杨。物华空有旧池塘。不逢仙子，何处梦襄王？　珍簟对欹鸳枕冷，此来尘暗凄凉。欲凭危槛恨偏长。藕花珠缀，犹似汗凝妆。"其一。"十二高峰天外寒。竹梢轻拂仙坛。宝衣行雨在云端。画帘深殿，香雾冷风残。　欲问楚王何处去？翠屏犹掩金鸾。猿啼明月照空滩。孤舟行客，惊梦亦艰难。"其二。【观堂自辑本《阎处士词》】

④张泌《洞庭阻风》："空江浩荡景萧然，尽日菰蒲泊钓船。青草浪高三月渡，绿杨花扑一溪烟。情多莫举伤春目，愁极兼无买酒钱。犹有渔人数家住，不成村落夕阳边。"【《全唐诗》卷二十七】

⑤沈文慤语见《唐诗别裁》卷十六张蠙《夏日题老蒋林亭》一诗后评语。

⑥张泌《浣溪沙》："独立寒阶望月华，露浓香泛小庭花。绣屏愁背一灯斜。　云雨自从分散后，人间无路到仙家。但凭魂梦访天涯。【观堂自辑本《张舍人词》】

⑦孙光宪《浣溪沙》："揽镜无言泪欲流，凝情半日懒梳头。一庭疏雨湿春愁。杨柳只知伤怨别，杏花应信损娇羞。泪沾魂断轸离忧。"(据观堂自辑本《孙中丞词》)

⑧黄升语见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三引。【按：亦出沈雄《古今词话词评》卷上】

⑨孙光宪《浣溪沙》："蓼岸风多橘柚香，江边一望楚天长。片帆烟际闪孤光。目送征鸿飞杳杳，思随流水去茫茫。兰红波碧忆潇湘。"【《孙中丞词》】

——以上录自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集》诸跋

一四

（周清真）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，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。玉生著述，自以乐府为第一。词人甲乙，宋人早有定论[①]。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[②]。然北宋人如欧、苏、秦、黄，高则高矣，至精工博大，殊不殆先生。故以宋词比唐诗，则东坡似太白，欧、秦似摩诘，耆卿似乐天，方回、叔原则大历十才子之流。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。而词中老杜，则非先生不可。昔人以耆卿比少陵[③]，犹为未当也。

一五

（清真）先生之词，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隐栝入律，浑然天成。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，然此不过一端。不如强焕云："模写物态，曲尽其妙。"为知言也。[④]

一六

山谷云："天下清景，不择贤愚而与之，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。"[⑤]诚哉是言！抑岂独清景而已，一切境界，无不为诗人设。世无诗人，即无此种境界。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，皆须臾之

①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集部歌词类《清真词》二卷《续词》一卷，下云："周周美成邦彦撰，多用唐人诗语，隐栝入律，浑然天成。长调尤善铺叙，富艳精工，词人之甲乙也。"
②张炎《词源》卷下："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，于软媚中有气魄。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自己者，乃其所长。惜乎意趣却不高远。"
③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上《项平斋训》："学诗当学杜诗，学词当学柳词。杜诗、柳词皆无表德，只是实说。"
④见汲古阁本《片玉词》强焕题《周美成词》。
⑤此数语见释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三。

物。惟诗人能经此须臾之物，镌诸不朽之文字，使读者自得之。遂觉诗人之言，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，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，此大诗人之祕妙也。境界有二：有诗人之境界，有常人之境界。诗人之境界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，故读其诗者，亦高举远慕，有遗世之意。而亦有得有不得，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，若夫悲欢离合、羁旅行役之感，常人皆能感之，而惟诗人能写之。故其入于人者至深，而行与世也尤广。（清真）先生之词，属于第二种为多。故宋时别本之多，他列与匹。[①]又和者三家[②]。注者二家[③]。（强焕本亦有注，见毛跋）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，莫不知有清真，而种种无稽之言，亦由此以起[④]。然非入人之深，乌能如此耶？

一七

楼忠简简谓（清真）先生妙解音律[⑤]，惟王晦叔《碧鸡漫志》谓："江南某氏者，解音律，时时度曲。周美成与有瓜葛。每得一解，即为制词。故周集中多新声。"[⑥]则集中新曲，非尽自度。然

①观堂先生《清真先生遗事·箸述二》："案先生词集，其古本则见于《景定严州续志》、《花庵词选》者曰《清真诗余》。见于《词源》者曰《圈法美成词》。见于《直斋书录》者曰《清真词》，曰《曹杓注清真词》。又与方千里、杨泽民《和清真词》合刻者曰《三英集》。(见毛晋《方千里和清真词跋》)子晋所藏《清真集》，其源亦出宋本，加以溧水本，是宋时已有七本。别本之多，为古今词家所未有。"

②宋人之和清真全词者有方千里《和清真词》(汲古阁刻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本)杨泽民《和清真词》(江标刻《宋元名家词》本)及陈允平《西麓继周集》(朱祖谋刻《彊村丛书》本)三家。

③宋人注《清真词》者，有曹杓、陈元龙两家。曹注已逸，陈注即《彊村丛书》本《片玉集》。

④宋人笔记之记清真轶事者甚多，若张端义《贵耳集》、周密《浩然斋雅谈》、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、王灼《碧鸡漫志》等书均有，类多无稽之言。观堂先生于《清真先生遗事·事迹一》中一一辨之，斥为好事者为之也。

⑤楼鑰《清真先生文集序》："公性好音律，如古之妙解，顾曲名堂，不能自已。"

⑥见《碧鸡漫志》卷第二。

顾曲名堂，不能自已，固非不知音者。故先生之词，文字之外，须兼味其音律。惟词中所注宫调，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。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，而为隋、唐以来之燕乐，固可知也。今其声虽亡，读其词者，犹觉拗怒之中，自饶和婉。曼声促节，繁会相宣；清浊抑扬，辘轳交往。两宋之间，一人而已。

——以上录自《清真先生遗事·尚论三》

一八

（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）天仙子词[①]特深峭隐秀，堪与飞卿、端己抗行。

——以上录自《观堂集林·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》

一九[②]

（王）以凝词句法精壮，如和虞彦恭寄钱逊升（当作“叔”）《蓦山溪》一阕[③]、重午登霞楼《满庭芳》一阕[④]、舣舟洪江步下《浣溪沙》一阕[⑤]，绝无南宋浮艳虚薄之习。其他作亦多类是也。

①在《云谣集杂曲子》内有《天仙子》二首，但观堂先生写此文时，犹仅见其一，惟不知为何首耳。兹将两首一并录之。“燕语啼时三月半。烟蘸柳条金线乱。五陵原上有仙蛾，携歌扇。香烂漫。留住九华云一片。犀玉满头花满面。负妾一双偷泪眼。泪珠若得似珍珠，拈不散。知何限？串向红丝应百万。”其一。“燕语莺啼惊觉梦。羞见鸾台双舞凤。天仙别后信难通，无人问，花满洞。休把同心千遍弄。叵耐不知何处去？正是花开谁是主？满楼明月应三更，无人语。泪如雨。便是思君肠断处。”其二。【按：观堂后已见此二首，见集中此文自注》】

②按：此则乃观堂所录阮元《四库未收书目·王周士词提要》，实非观堂论词之语。

③王周士《蓦山溪》(和虞彦恭寄钱逊叔)：“平山堂上，侧盏歌南浦。醉望五州山，渺千里、银涛东注。钱郎英远，满腹贮精神。窥素壁，墨栖鸦，历历题诗处。风裘雪帽，踏遍荆湘路。回首古扬州，沁天外、残霞一缕。德星光次，何日照长沙。《渔夫曲》，《竹枝词》，万古歌来暮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王周士词》】

④王周士《满庭芳》(重午登霞楼)：“千古黄州，雪堂奇胜，名与赤壁齐高。竹楼千字，笔势压江涛。笑问江头皓月，应曾照、今古英豪。菖蒲酒，窊尊无恙，聊共访临皋。陶陶。谁晤对，粲花吐论，宫锦纫袍。借银涛雪浪，一洗尘劳。好在江山如画，人易老、双鬓难荿。升平代，凭高望远，当赋反离骚。”【《王周士词》】

⑤王周士《浣溪沙》(舣舟洪江步下)：“起看船头蜀锦张，沙汀红叶舞斜阳。杖挐惊起睡鸳鸯。　木落群山雕玉口，霜和冷月浸澄江。疏篷今夜梦潇湘。”【《据王周士词》】

二十

有明一代，乐府道衰。《写情》、《扣舷》，尚有宋、元遗响。仁、宣以后，兹事几绝。独文愍（夏言）以魁硕之才，起而振之。豪壮典丽，与于湖、剑南为近。

——以上录自《观堂外集·桂翁词跋》

二一

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《人间词》，诒书告余曰：“知我词者莫如子，叙之亦莫如子宜。”余与君处十年矣，比年以来，君颇以词自娱。余虽不能词，然喜读词。每夜漏始下，一灯荧然，玩古人之作，未尝不与君共。君成一阕，易一字，未尝不以讯余。既而睽离，苟有所作，未尝不邮以示余也。然则余于君之词，又乌可以无言乎？夫自南宋以来，斯道之不振久矣！元、明及国初诸老，非无警句也。然不免乎局促者，气困于雕琢也。嘉、道以后之词，非不谐美也。然无救于浅薄者，意竭于摹拟也。君之于词，于五代喜李后主、冯正中，于北宋喜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，于南宋除稼轩、白石外，所嗜盖鲜矣。尤痛诋梦窗、玉田。谓梦窗砌字，玉田叠句。一雕琢，一敷衍。其病不同，而同归于浅薄。六百年来词之不振，实自此始。其持论如此。及读君自所为词，则诚往复幽咽，动摇人心。快而沈，直而能曲。不屑屑于言词之末，而名句间出，殆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指远，意决而辞婉，自永叔以后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君始为词时，亦不自意至此，而卒至此者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若夫观物之微，托兴之深，

则又君诗词之特色。求之古代作者，罕有伦比。呜呼！不胜古人，不足以兴古人并，君其知之矣。世有疑余言者乎，则何不取古人之词，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？ 光绪丙午三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

二二[①]

去岁夏，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，得六十余痊，名曰《人间词甲稿》，余既叙而行之矣。今冬，复汇所作词为《乙稿》，丐余为之叙。余其敢辞。乃称曰：文学之事，其内足以摅己，而外足以感人者，意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，其次或以境胜，或以意胜。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学。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观也。出于观我者，意余于境。而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观我之时，又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错综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废也。文学之工不工，亦视其意境之有无，与其深浅而已。自夫人本能观古人之所观，而徒学古人之所作，于是始有伪文学，学者便之，相尚以辞，相习以模拟，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，岂不悲哉！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，则其得失，可得而言焉。温、韦之精艳，所以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浅也。《珠玉》所以逊《六一》，《小山》所以愧《淮海》者，意境异也。美成晚出，始以辞采擅长，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，有意境也。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，惟一稼轩，然亦不欲以意境胜。白石之词，气体雅健耳。至于意境，则去北宋人远甚。及梦窗、玉田出，并不求诸气体，而惟文字之是务，于是词之道熄矣。自元迄明，益以不振。至于国朝，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。崛起于

①按：此二序虽为观堂手笔，而命意实出自樊氏。观堂废稿中曾引樊氏之语，而樊氏所赏诸词，观堂集林亦不尽入选，可证也。

方兴之族。其所为词，悲凉顽艳，独有得于意境之深，可谓豪杰之士，奋乎百世之下者矣。同时朱、陈，既非劲敌，后世项、将，尤难鼎足。至乾、嘉以降，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，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。岂非拘泥文字，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？抑观我观物主事自有天在，固难期诸流俗欤？余与静安，均夙持此论。静字之为词，真能以意境胜。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，莫若欧阳公。以境胜者，莫若秦少游。至意境雨浑，则惟太白、后主、正中数人足以当之。静安之词，大抵意深于欧，而境次于秦。至其合作，如《甲稿·浣溪沙》之“天末同云”①、《蝶恋花》之“昨夜梦中”②、《乙稿·蝶恋花》之“百尺朱楼”③等阕，皆意境两忘，物我一体。高蹈乎八荒之表，而抗心乎千秋之间。骎骎乎两汉之疆域，广于三代，贞观之政治，隆于武德矣。方之侍卫，岂徒伯仲。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，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。至君词之体裁，亦与五代、北宋为近。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、北宋之词者，以其有意境在。若以其体裁故，而至遽指为五代、北宋，此又君之不任受。固当与梦窗、玉田之徒，专事摹拟者，同类而笑之也。光绪三十三年十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

——以上录自《观堂外集》

① 《浣溪沙》：“天末同云黯四垂，失行孤雁逆风飞。江湖寥落尔安归？陌上金丸看落羽，闺中素手试调醯。今宵欢宴胜平时。”

② 《蝶恋花》：“昨夜梦中多少恨。细马香车，两两行相近。对面似怜人瘦损，众中不惜搴帷问。陌上轻雷听隐辚。梦里难从，觉后那堪讯？蜡泪窗前堆一寸，人间只有相思分。”

③ 《蝶恋花》：“百尺朱楼临大道。楼外轻雷，不问昏和晓。独倚阑干人窈窕，闲中数尽行人小。一霎车尘生树杪。陌上楼头，都向尘中老。薄晚西风吹雨到，明朝又是伤流潦。”

二三

欧公《蝶恋花》“面旋落花”云云[①]，字字沈响，殊不可及。

——以上陈乃乾录自观堂旧藏《六一词》眉间批语

二四

《片玉词》“良夜灯光簇如豆”[②]一首，乃改山谷《忆帝京》词[③]为之者，似屯田最下之作，非美成所宜有也[④]。

——以上陈乃乾录自观堂旧藏《片玉词》眉间批语

二五

温飞卿《菩萨蛮》：“雨后却斜阳，杏花零落香。”[⑤]少游之“雨余芳草斜阳。杏花零乱燕泥香。”[⑥]虽自此脱胎，而实有出蓝之妙。

①欧阳修《蝶恋花》：“面旋落花风荡漾。柳重烟深，雪絮飞来往。雨后轻寒犹未放，春愁酒病成惆怅。枕畔屏山围碧浪。翠被华灯，夜夜空相向。寂寞起来褰绣幌，月明正在梨花上。”【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卷二】

②周邦彦《青玉案》：“良夜灯光簇如豆。占好事，今宵有。酒罢歌阑人散后。琵琶轻放，语声低颤，灭烛来相就。玉体偎人情何厚。轻惜轻怜转唧溜。雨散云收眉儿皱。只愁彰露，那人知后。把我来僝僽。”【《清真集补遗》】

③黄庭坚《忆帝京》(私情)：“银烛生花如红豆。占好事，而今有。人醉曲屏深，借宝瑟轻招手。一阵白苹风，故灭烛教相就。花带雨冰肌香透。恨啼鸟辘轳声晓。岸柳微凉吹残酒。断肠时至今依旧。镜中消瘦。那人知后。怕夯你来僝僽。”【《彊村丛书》本《山谷琴趣外编》卷之二】

④杨易霖《周词订律补遗》上本词后注云：“王静安先生云：‘此词乃改山谷《忆帝京》词为之者，决非美成作。’案：《绿窗新话》引《古今词话》淮海《御街行》词与美成此词亦多相合，未知孰是。”似杨氏亦曾悉先生有此语，惟不知所见之处耳。【按：观堂《清真先生遗事》云：“伪词最多，强焕本所增，强半皆是。如《片玉词》上《青玉案》‘良夜灯光簇红豆’一阕，乃改山谷《忆帝京》词为之者，决非先生作。不独《送传国华》、《寄李伯起》二首，岁月不合也。”杨氏所云本此。】

⑤温庭筠《菩萨蛮》：“南园满地堆轻絮，愁闻一霎清明雨。雨后却斜阳，杏花零落香。无言匀睡脸，枕上屏山掩。时节欲黄昏，无聊独倚门。”【《金荃词》。按：末句《花间集》作“无憀独倚门”，宜从。】

⑥秦观《画堂春》(或刻山谷年十六作)：“东风吹柳日初长。雨余芳草斜阳。杏花零落燕泥香。睡损红妆。宝篆烟消龙凤，画屏云锁潇湘。夜寒微透薄罗裳，无限思量。”【宋本《淮海长短句》不载，据汲古阁本《淮海词》。按：《花庵词选》、《草堂诗余》俱作“杏花零落燕泥香”，较毛本《淮海词》为可据，观堂所引非误也。又其他文字，亦多异同，亦较可据。】

二六

白石尚有骨，玉田则一乞人耳。

二七

美成词多作态，故不是大家气象。若同叔、永叔虽不作态，而一笑百媚生矣。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。

二八

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，门径浅狭，如孙过庭书，但便后人模仿。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，亦由于此。

二九

予于词，五代喜李后主、冯正中而不喜《花间》。宋喜同叔、永叔、子瞻、少游而不喜美成。南宋只爱稼轩一人，而最恶梦窗、玉田。介存《词辨》所选词，颇多不当人意。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。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，非予一人之私见也。

——以上陈乃乾录自观堂旧藏《词辨》眉间批语